

太學生江漢疏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徽宗註曰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

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

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疏觀萬物而知其

情因民而已此之謂以百姓心為心莊子

曰早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疏義曰心虛一而靜惟虛故能運實惟靜

故能攝動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聖人任物

之真而守其本是以无所不包而照知四

方莊子以謂聖人之心萬物之照蓋言虛

而能受靜而能應無常心故也猶之鑑焉

不將不迎妍醜畢見無所選擇猶之谷焉

受而能應巨細皆赴無所去取何常之有

雖然易以立心勿恒為凶孟子以無恒產

有恒心者惟士為能此言無恒心何耶蓋

道所謂恒以變故常所謂無常者非若易

所謂勿恒也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

已則其無常是乃所以為有常也觀諸天  
道其視聽自民其明畏自民以無心也聖  
人無心法天而已故莊子曰早而不可不  
因者民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

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徽宗註曰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

自為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

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

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偽兩忘是非

一致是謂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所以誠

信而喜之

疏義曰彼亦一是一非此亦一是一非善否相

非也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誕信相譏也蓋

有善而惡為之惡則善否不並行離乎偽

必著乎情則誕信不相侔事物之常分也

世俗之情膠於物而不探其理執於事而

不揣其本方且好好而惡惡方且排非而

提是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自徇

殊面而不知大同豈德也哉聖人以真冥

妄為態一視而無取捨之心善否信誕蓋  
將簡之而不得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  
善者亦善之知本無善惡也見萬情無非  
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知本無誕信也真  
妄同於一真而真偽兩忘彼是莫得其偶

而是非一致則其善也其信也皆出於德

異乎世俗之所謂善與信焉是為全德之

人此舜之於象誠信而喜之非偽也故聖

人不億不信

聖人之在天下惴惴為天下渾其心

徽宗註曰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

雖无常心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為己

則惴惴然不自暇逸所以為天下則齊善

否同信誕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疏義曰知此而辨焉者聖人所以處己覺

此而冥焉者聖人所以待物是以責己重

以周而待人輕以約故方其在天下則自

為之時也方且與民同患兢兢以為之戒

業業以致其慎雖無常心不敢易也故雖

休勿休惴惴然不自暇逸及其為天下則

應物之時也是以冥美惡於一致付是非於兩行齊善否同信誕恢詭譎怪道通為一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徽宗註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故聖人以百姓為心聖人作而萬物觀故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於憐撫奄若保赤子而仁覆天下

疏義曰天雖高而其監卑天雖遠而其察過以天道無心因物為心故也是以不嘗用自我民視而無所不視未嘗用耳自我民聽而無所不聽惟天聰明惟聖特憲亦以百姓心為心而已以百姓心為心則無所容心而得民之心故動而有作如大明東升有自有趾者待是以成功焉百姓有不注其耳目者乎易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是也大觀在上下觀而化視儀而動聽唱而行則百姓惟聖人之視聽也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父

母之於子愛之惟恐其不至保之惟恐其或傷鞠我有我顧我復我其德厚矣聖人之於人不翅於父母則其於憐撫奄若保赤子不可以已也聖人之治仁覆天下以此故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徽宗註曰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天機自張與出俱生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

疏義曰無動而生有有極而歸無有無之相生若有機械而不能自己凡類聚群分之殊情飛走動植之異狀莫不皆然則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也且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自無出有則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天機自張與出俱生從有入無則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然生者死之始死者生之終死於此者未必不生於彼死生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紀則生者造化之

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也造化之所始所謂精氣為物也陰陽之所變所謂遊魂為變也

機固未免夫累

疏義曰大道既隱裂為多岐悅生者累於形而不知身非我有故蔽于道之動憑其強陽而為生之徒趨寂者忘其身而不知不形之形故溺于道之靜止於枯槁而為

死之徒與死生為徒固已圓於出入之機而未免生死之累皆非道之全也夫數始於一立於兩成於三天地相合而為十則三者數之成十者數之全也與死生為徒者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以數該之於其十而得三焉則以圓於出入之機者固莫逃乎陰陽之數故也

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徽宗註曰貪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莫擇

道藏

疏義曰生非我有則貪生者非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一或貪生而背理固有形不離而生亡者矣生者德之光則忘生者亦非也是以能尊生者不以利累形一或忘生而徇利固有物有餘而形不養者矣蚩蚩之民大惑大愚不解不靈俵儀而往銜衡而活貪生者矜生大厚而不知遺生忘生者殘生傷性而不知衛生摘植索塗動之死地形雖未亡而心且死矣莊子謂之宵人楊子謂之夜人者此也雖謂之不死矣益則其生也與死奚擇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微宗註曰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忘身動之死地折楊者相接也刑獄者相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爲大患生之爲有涯而存生之過厚耳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天朝徹而見獨故能无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

疏義曰道之不明以智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與死生爲徒所謂過之者而動之死地所謂不及者也蓋生之徒溺於或使不能忘年而喪我常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蔽於莫爲不能爲壽而存形常趣寂而忘身二家之議各得其一察焉以自好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是以與民不畏威動之死地者同於不能攝生焉蓋爲內刑者陰陽賊之爲外刑者金木訊之惟宵人之離外刑是以折楊者相接也刑獄者相望也陷于罪罟亦云多矣是皆不知身之爲大患生之爲有涯存生之太厚爾古之得道者異乎此知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故富貴不以養傷生異乎貪生而甘理者知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故貧賤不以利累形異乎忘生而徇利者知有所謂未嘗死未嘗生故不樂壽而不爲生之徒知吾有不忘者存故不哀天而不爲死之徒疏觀洞照獨立乎萬物之上物無得以偶之者殆將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巨

古今而常存矣是豈生生之厚哉莊子所謂朝徹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蓋得乎此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過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微宗註曰善攝生者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其天守全其神無卻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故運物而不懼物莫之能傷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出入于死生之機者物莫不然知死生之說而超然通乎物之所造其惟至人乎

疏義曰造乎不形而知形之不形所以形全不搖其精而能精而又精所以精復形全而不虧精復而不失則去彼人爲之僞合於自然之天庸誰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耶且將與天爲一矣若然則得全於天而其天守全塗卻守神而其神無卻潛行不窒實之所不能礙蹈火不熱火之所不能焚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高之所不能

危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故運物而不懼物莫之能傷焉則其不過兇虎而禽獸弗能賊不被甲兵而白刃無所加宜矣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夫一晦一明晝夜相承負陰抱陽圓於出入之機者莫逃乎此如梟之夜明晝昏鷄之晝明夜昏非晝夜之異梟雞也不能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也凡謂之物而不明乎道者莫不皆然唯至人達萬物之理而知死生之說超然通乎物之所造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參萬歲而一成純曾何死生之足累歟謂之無死地不其然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

微宗註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萬物職職

皆從無為殖

疏義曰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道之體也故常無為感而遂通道之用也故無不為萬物之多職職陳靈原其生出皆本乎道所謂萬物職職皆

從無為殖也莊子曰兩無為相合而萬物化其幾是歟

德畜之

微宗註曰物得以生謂之德

疏義曰生者德之光物之木形無以見德及其有生各得其得焉即其有生言之故謂之德蓋德以得之故也莊子所謂物得以生謂之德則德畜之也

物形之

微宗註曰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

疏義曰陰止而靜則留者陰也陽動而吐則動者陽也獨陽不生故不留不足以生物獨陰不成故留而不動亦不足以生物以陰陽留動而後生生理以物成而後具茲非物形之之謂乎

勢成之

微宗註曰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

形高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疏義曰一圓於物形質之所以具也形質既具體勢之所以成也若鶴脰之長若鬼

脰之短自然相形若天之自高若地之自下自然相傾茲非形質具而體勢成乎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微宗註曰萬物莫不首之者道也成而上者德也尊故能勝物而小之貴故物莫能

賤之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非德故也

疏義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

之宗故萬物首之所以為道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故成而上者所以為德以道對德

則道尊而德貴惟尊也故勝物而小之若

莊子言天地雖大未離其內是也以德對物則德為貴而物為賤惟貴也故物莫能

賤之莊子言至貴國爵并焉是也孟子曰趙孟之貴趙孟能賤之則以趙孟之貴非

所謂良貴在物而非德爾若夫德則所謂

人人有貴於己者不可得而賤也故為天下貴傳曰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微宗註曰物有時而弊勢有時而傾真君

(014) A 21-6

高世良貴在我不假勢物而常自若也  
疏義曰或作之而動或止之而止者物也  
或相形以長短或相傾以高下者勢也時  
運無窮勢物有盡一圓於物為能無弊一  
麗於勢為能無傾惟夫真君高世萬物莫  
能卑良貴在我不因人而得非假於物也  
故無時而弊非假於勢也故無時而傾此  
所以無古無今而常自若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

徽宗註曰別而言則有道德執物之異合  
而言則皆出于道道者萬物之與也萬物  
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歛藏而道與之成  
出乎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摩  
八卦相盪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己道實冒  
之

疏義曰自道生之至執成之別而言之四  
者所以不同合而言之則皆總乎道故天  
地為大皆有其與而道則生天生地人卒  
雖衆皆有其與而人則相造乎道此道所

以為萬物之與也春氣發而百草生萬物  
之化作也道則由天之人與之出而不辭  
正得秋而萬寶成萬物之歛藏也道則由  
人之天與之入而不拒以至雷以動之而  
出乎震艮以止之而成乎艮坤以藏之而

養焉乾以君之而覆焉剛柔相摩生出六  
子而成變化八卦相盪運行日月而為寒  
暑品物由是以流形百昌由是以出入若  
有機緘而不能自己孰使之然哉道實冒  
之爾老氏於生畜長育成熟養覆皆歸於

道蓋合而言之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徽宗註曰主則兆於動出為則効於變化  
長則見於統壹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  
而不有其功為而不恃其能長而不觀其  
刻制之巧非德之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  
曰是謂玄德

疏義曰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則反隱而  
之顯故有兆於動出之意易曰變化云為  
為則作之而不止故有効於變化之意經

曰聖人用之則為官長長則以貴得民故  
有見於統一之意此三者降於道而在德  
者爾生者自生化者自化無愛利之心此  
之謂生而不有其功暨萬物而不為義澤  
及萬世而不為仁無矜伐之行此之謂為  
而不恃其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無刻制  
之巧此之謂長而不觀其刻制之巧非德  
之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是謂玄德以玄者  
妙而小故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徽宗註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  
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疏義曰先天地生者道也道常无名故无  
名為天地之始道降域中天地為大有天  
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為萬物之母經  
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又曰可以為天下  
母則始之與母皆道之稱也蓋太初者氣  
之始天下有始自其氣之始言之也生生

之謂易以為天下母自其生生者言之也  
兩者同出異名同謂之道則始母之言亦  
筌蹄爾无始則入於不生有始斯能生生  
矣以為天下母者在於有始而已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微宗註曰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  
子也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  
子

疏義曰經曰道生之則道能母萬物而字  
之矣萬物由道以出則道者其母而物者  
其子也不明於道者不可以物物能通於

道者所以兼物物誠能知道則萬物之理  
不待識而知故得其母能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微宗註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  
以卓窮物之理而不累於物達道之微而  
不失其妙則利用出入往來不窮可以全  
生可以盡年而无危殆之患  
疏義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故通於  
一而萬事畢然則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也

不如其約也蓋日間所不聞聞之多也而  
所守在約日見所不見見之多也而所守  
在卓經所謂少則得孟子所謂反說約是  
已以是窮物之理則疏觀生照而不累於  
物以是達道之微則雖紛而封而不失其  
妙所以能或出或入而用無不利一往一  
來而其道不窮泮渙爾游優游爾休而全  
生盡年之道得矣且無危殆之患雖然寡  
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事也故必先知其  
子然後可以守其母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微宗註曰兌以言悅門以言出物誘於外  
則心悅於內耳目鼻口神明出焉慎汝內  
閉汝外不以通物為樂物无得而引之則  
樂天而自得執弊弊然以物為事

疏義曰兌之象曰兌說也故兌以言悅語  
曰誰能出不由戶故門以言出莊子言今  
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此物誘於外  
而心悅於內者也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  
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此耳目

鼻口神明出焉者也惟知夫和豫通而不  
失於兌有以慎汝內覆却萬方陳乎前不  
得以入其舍有以閉汝外則寂然不動而  
不以通物為樂不見可欲物无得而引之  
若然則樂天无憂自得其得執能弊弊然  
以物為事是之謂終身不勤  
關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微宗註曰妄見可說與接為構而從事於  
務則與物相刃相摩終身服役而不見其  
成功

疏義曰兌以言悅閉其兌則物不得誘關  
其兌則妄見可欲物不得誘則知慎汝內  
閉汝外矣妄見可欲則以通物為樂而物  
得以引之矣若然者相刃以與物敵相靡  
以與物化鳥知樂天自得而不以物為事  
哉終身服役如此將以功求成也而不見  
其成功則迷而不知復因而不能返失性  
甚矣是之謂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

微宗註曰小者道之妙見道之妙者自知

而已故无不明  
疏義曰復小而辨於物則小者道之復於  
无爲也所謂見小則見道之妙而已見道  
之妙自知故也唯能自知故無不知經所  
謂自知者明是已

守柔曰強

微宗註曰柔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者自勝  
而已故无不勝

疏義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則  
柔者道之本也所謂守柔則勝己之私而  
已勝己之私自勝故也唯能自勝故无不  
勝經所謂自勝者強是也

用其无復歸其明

微宗註曰明者无之體无者明之用聖人  
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无攝用歸體  
則智徹為明顯諸仍藏諸用如彼日月萬  
物皆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  
也

疏義曰明之與无異名同實從體起用則  
明散而為无故无者明之用攝用歸體則

光復歸其明故明者无之體聖人應世明  
出為光則光被四表是所謂從體起用則  
輝散為光也无復為明則其明上達是所  
謂攝用歸體則智徹為明也是則用其无  
而仁雖嘗顯復歸其明而用固自藏故若

日月之麗于天而萬物皆照所謂日月之  
明實未嘗虧也易言神明其德以此故爾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微宗註曰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  
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  
无患與形謀成无者異矣

疏義曰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化為神奇此  
物化之无常也若乃復命則不然去智與  
故而遺物離人歸於寂定而復歸于明且  
古今而常存更萬形而不易豈與物俱化  
哉知命之在我如彼春夏復為秋冬體性  
抱神全其形生此所以體常而無患也則  
與夫形謀成光而舍者與之避席豈不異  
哉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微宗註曰道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泰則  
侈於性施之過也介者小而辨於物介然  
辨物而內以自知則深根固柢而取足於  
身故唯施是畏

疏義曰奢曰泰道之所去故經曰聖人  
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非所謂內係之而  
外不蕩也泰則侈於性非所謂券內者行  
乎無名也奢之與泰非所謂奢施之道也  
人側而小非正而介也介非其屬為辨為  
助介之義也此介所以為小而辨於物介  
然辨物則不以通物為樂宜其不誇於物  
而內以自知也若然則性復形全而深根  
固柢矣蓋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深根  
固柢則復守其母淫德侈性豈其道哉惟  
務內觀不務外游取足於身者是為得之  
唯施是畏蓋與志乎期費者異矣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微宗註曰道夷而徑速欲速以邀近功而  
去道也遠矣

疏義曰道若大路則道為夷矣行不由徑則徑為速矣易言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詩賦周王作人亦以壽考為言然則欲速以邀近功其去道也遠矣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徽宗註曰尚賢使能以致朝廷之治而不知力穡積用以成富庶之俗則徇末而棄本非可久之道

疏義曰正朝廷以正百官則朝廷者出治之原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則富庶者興治之本欲出致治之道必在能興治之本故舜之命契必在於命稷播種之後孟子言不違農時必在於申以孝悌之前凡以農者國之本也王者所以能長且久實本是道然則尚賢使能以致朝廷之治而不知力穡積用以成富庶之俗是為徇末棄本非可久之道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徽宗註曰券內者行乎无名券外者志乎

期費行乎无名則惟施是畏志乎期費則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財有餘以為榮不足以為辱怙侈滅義驕淫於夸豈道也哉

疏義曰券內者有諸已而行之者也券外者無諸已而為之者也無名者妙道之體期費者有待乎物券內者行乎无名故取足於身而惟施是畏券外者志乎期費故樂通於物而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服文采厭飲食則恥惡衣惡食而未足與議也帶利劍則不知以恬快為上也資財有餘以為榮不足以為辱則非窮亦樂通亦樂也若是則怙侈滅義驕淫於夸豈道也哉

善達者不拔

善達者不拔

徽宗註曰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疏義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惟允執厥中然後能成位乎兩間無所偏倚貫通上下而該之得非建中以該上下之謂乎得中則

制命故不攷書曰建中于民惟能用其中於民則民不能忘善達而不拔可知矣善抱者不脫

徽宗註曰抱一以應萬變故不脫

疏義曰一者天下之至精惟協于无一然後能丕冒乎群動出而交物酬酢萬變而應之得非抱一以應萬變之謂乎守一則勿失故不脫經曰抱一能无離乎惟能抱一而不離於精則精與神合善抱而不脫可知矣

子孫以祭祀不輟

徽宗註曰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疏義曰孟子曰中道而立建中而不外乎道則能應天下以妙用莊子曰一之精通抱一而不離於精則能合天下之至神妙用不窮歷萬世而無弊至神周流妙萬物而無方若是者功被海宇澤及祚裔所施彌博豈特行於一國之近蓋將普及於天



下所歷彌久豈特行於當年之頃蓋將軍及於來世子子孫孫保祭祀於億萬斯年之永其傳也遠矣寧不諒哉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徽宗註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其土直以

治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真也在彼者特其末耳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為外

疏義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始則修之身終則修之天下自內以及外自近以及遠修德之序也修之身其德乃真者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具者精誠之至故修之身而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書曰道積于厥躬則治身以道之真可知矣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

乃長者蓋德既足乎已矣以齊其家則綽有餘裕以施諸鄉則悠久不息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莊子曰行於萬物者道治人者事則治人以緒餘可知矣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者蓋德既分

於人矣施之邦國則充足飽滿達之天下則兼覆廣被所謂其土直以治天下國家也楊子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則治天下國家以土直可知矣其修彌遠則德音不已至於悠遠所謂適可遠在茲是也其德彌廣則威德日新至於廣運所謂德廣所及是也在我者皆其真也則真在內所以受於天在彼者特其末耳則末在外所以播之遠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為外也蓋莫不由之之謂道道之在我之謂德乃餘乃長乃豐乃普皆道出而為德所以於道為外然則聖人以道治身而不離於真至於修之天下特其緒餘土直時出而應之耳所以為真者無所損益焉聖人以貴真有在是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徽宗註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疏義曰一身之微萬物畢足至理全於性真天樂融於大和其或波流與物俱作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者誠不足以明之耳惟反身而誠至虛而無忤至靜而勿撓然後能內觀取足物無不備且將欣然自得於性命之際其為樂莫大矣蓋所樂在外則其樂也小所樂在內則其樂也大此反身而誠所以為莫大之樂也孟子之言必及於此者蓋以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已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誘然皆生同焉皆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推而達之天下則類焉者應而不失其常然之心矣以之觀天下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治矣觀之為義必有以觀下然後下得以觀上以

上觀下若易所謂中正以觀天下是也以下觀上若周官所謂使萬民觀治象是也其上下觀也如此則從之者輕矣記所謂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正與此合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徽宗註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疏義曰夫乾確然其道若難而示人常易夫坤隤然其道若繁而示人常簡乾坤以易簡示人故法象為可觀以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也易知而不病其難知易從而病其難從則天下之理雖隱於至曠可以洞察而無餘蘊又美往而不得之哉由是觀之則知聖人所守彌約所施彌博以易簡而得之者也故曰觀天地則見聖人

合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合德之厚比於赤子

徽宗註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舍德之厚不遷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疏義曰東夷之民孰不好是懿德然與接為構故鮮克舉之惟民生厚言德之根於性也因物有遷則性之淪於偽矣惟舍德之厚者然後不見異物而遷焉不遷於物則氣專而志一故列子曰其在嬰孩氣專

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氣者虛而待物氣專則靜而不雜與經所謂專氣致柔者是也志者心之所之志一則齊而不二與孔子所謂若一志者是也氣專志一則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矣此孟子所以稱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蓋盡性者大人之事能盡性則實而不失其所以虛動而不失其所以靜與赤子之純而不虧真而无偽也美擇是以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徽宗註曰合德之厚者憂慮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物莫能傷焉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疏義曰世之貴於赤子者以其靜而不變

純粹而不雜無憂患之虞無邪氣之累也舍德之厚比於赤子所以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也憂患自外而至故曰入邪氣乘隙而投故曰襲憂患不能入則其德全邪氣不能襲則神不虧若然者禍亦不至

禍亦不來不以人物利害相撓故物莫能傷焉物莫能傷則无所與忤而為虛之至矣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蓋至虛則物無自入如虛舟來觸雖有禍心者不怒也人能致虛以遊乎世俗之間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孰得而害之哉此至人之用心若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者亦虛而已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徽宗註曰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疏義曰生者德之先能全其德斯能全其形斯謂德全者形全也身者神之宇能全

其形斯能全其神所謂形全者神全也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以其形生而不弊不知所取而握固也與夫形勞而不休則弊者異矣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以合神全而不虧不知所與而峻作也與夫精用而不已則勞者異矣自非精之至孰能與此蓋惟天下之至精為能合天下之至神精之至者可以入神則精與神合而不離矣莊子曰聖人貴精蓋一之精通合乎天倫人而合乎天則亦天而已此聖人所以貴精也莊子論養神之道其言有及於貴精豈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者有在是耶

終日號而嗟不嘔和之至也  
微宗註曰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冲氣以為和為和則氣全而嗟不嘔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源和得於天五而為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

夫  
疏義曰萬物以精化形得一以生致一之謂精也致一則不二與易稱言致一也同意精者天德之至正保其精則德全而神不虧所謂其天守全其神無卻也萬物負

陰而抱陽得陰陽之中冲氣以為和也冲氣交通而成和與列子言冲和氣者為人同意和者發而皆中節得其和則氣全而嗟不嘔所謂兒子終日嗥而嗟不嘔和之至也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原和得於天五而為信之本蓋精者一之所生也受於天一之水於方則為此所以為智之原和者氣之所鍾也得於天五之土於位則居中所以為信之本人之有生秀鍾五行自天一至於天五而生成之數具誠能守其一以處其和且將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矣及其至也豈不可以入神復命乎可以入神則妙於無方所謂精義入神者是矣可以復命則歸於寂定所謂靜曰復命者是矣世之人所以失其赤

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也又烏知不搖其精使之守而勿失無暴其氣使之純而不虧哉於是馳其形性以傷其生潛之萬物以汨其欲其自棄之甚如此豈不悲夫

知和曰常

微宗註曰純氣之守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亡

疏義曰和者大同於物關尹論至人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曰是純氣之守也能守其氣使之純粹而不雜則温温乎其和可知矣惟其和之至故能遊乎萬物之所終始通乎物之所造所謂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亡者是也制命在內則造化自我亘古今而常存形化而性不亡則一性常存更萬形而不易以挈天地以襲氣母得謂之常乎  
知常曰明  
微宗註曰明足以見道者知性之不亡故也

疏義曰傳曰內視之謂明明足以見道者殆非目力之所及也無形之上獨以神視靜而反本朝徹見獨則知性之在我自古以固存也在易有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以性之存其存為道義之門則生天生地雖天地亦待是而生矣詎非明足以見道知性之不亡者有在是耶

益生曰祥

微宗註曰祥者物之先見生物之理增之則贊禍福特未定也

疏義曰神示之祥知所以應則祥者物之先見吉凶已兆又烏能逃其應哉且物之生成理自足從而增之祇以為贊如握苗助長勸成殆事是皆以人助天其禍福特未定也惟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無以好惡內傷其身然後天之所以與我得其至足矣

心使氣曰強

微宗註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不暴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心實使之強強

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疏義曰體者心之寓也體合於心則施於四體者無非心之所根心者氣之君也心合於氣則遊心於淡然後能合氣於淡元倉子謂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其於養氣之道可謂知所本矣惟得其所養然後氣和而不暴可以致其柔焉今夫蹶者趨者其步則不中夏武其行則不中韶濩無非暴氣之所為也斯有蹶趨之不止蹶帥氣者之罪亦心實使之而已所以反動其心也茲強也以與物敵則喜毗於陽怒毗於陰而非自勝之道人烏知和柔足以安物使物莫之能傷者乎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微宗註曰道無古今物有壯老強有時而弱感有時而衰役於時而制於數豈道也哉

疏義曰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道無古今則生未嘗終形未嘗有莊子言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者是也物

有壯老則有生俄已實列子言大化而曰少壯老耄是也惟其少壯壯化老斯有強弱感衰之理默制於造物而不得避是以強有時而弱欲慮柔焉感有時而表體將休焉役於時而為盈虛拘於數而有多寡豈道也哉

不道早已

微宗註曰道未始有窮民之迷其日固已久

疏義曰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道未始有窮也失性於俗者見物不見道形化而心與之俱大惑終身不解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烏知道乃久改身不殆者乎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